

狮子梦见

上



愿此生成就，都是与你相关戏份。

小狐濡尾——著

狮子梦见

上

小狐濤尾——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见狮子 / 小狐濡尾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00-2513-4

I. ①梦…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6109 号

梦见狮子

MENG JIAN SHIZI

小狐濡尾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燕兮
责任编辑 杨旭 陈蓉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沐枳 黄紫橙
封面设计 46 设计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符殊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6.75
字数 42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2513-4
定价 4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45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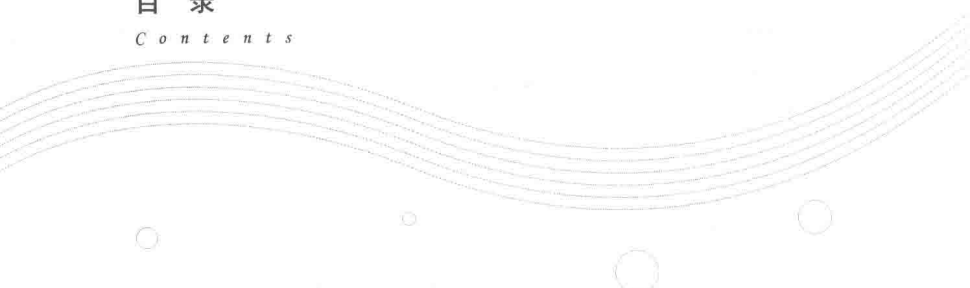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楔子	梦见狮子	001
第一章	筏	010
第二章	帝女花	027
第三章	冤家路窄	049
第四章	白公子妙手斟茶	079
第五章	月光下的木棉花	111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A decorative graphic consisting of several parallel, wavy lines that curve across the page. Below these lines are several small circles of varying sizes, some of which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lines.

第六章	救命稻草，梦幻泡影	138
第七章	沧海无心	166
第八章	大雪压弯松枝	194
第九章	郁郁佳城	222
第十章	夜鸟	242



楔子

梦见狮子

佛海上从来没起过这么大的风浪。

文殊院的值日和尚艰辛地撞完钟——他的海青僧袍被狂风吹得鼓鼓的，像一面船帆。

他悻悻然摸了摸光溜溜的头顶，“还好没头发，不然风中凌乱。”他瞪向站在一旁正在玩手机的师弟，“怨机！不帮忙也就算了，还玩！”

怨机一根手指划拉着屏幕，“别打扰我帮师父管理微博。上周末推出了‘文殊解梦’，粉丝暴增。”他的念珠都被吹得飞了起来。

“……我……靠……你用官微私行迷信之事，师父知道不打断你的狗腿！”

怨机飞起一指指向师兄，“出家人，不恶口！不嗔恚！”

“……”他伸手去抢，怨机敏捷地一躲。突然，怨机盯着手机杀鸡一样地叫了起来：

“我去！断WiFi了？”

“……”

怨机抬起头四周望了一圈，“糟了师兄，那根老电线给吹断了。”

不光是文殊院断电，缮灯艇也断了电。

这是座毗邻文殊院的老戏楼，建在佛海那座庞大的石舫上。

不过，缮灯艇本来就很少用电，艇中戏台，除了一个显示着中英双语戏词的电子屏幕，其余全用烛火照明，也没有任何电子扩音设备。

戏楼始建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至如今一百余年，仍然保持着初建时的样子。北京城保存下来的古戏楼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这是其中唯一还在正常演出的。

佛海上的浪头喇地冲上石舫，一浪紧贴一浪，冲得这青砖素瓦的百年老楼仿佛摇摇欲坠。

戏楼所有门窗紧闭，有穿着对襟夹袄的洒扫老仆提着一盏铁制气死风灯走来，昏黄的灯光映照出花木葱茏的影子，绿莹莹的、湿漉漉的。

然而这么静谧的一个处所，却有格格不入的声音传来：

啪——

啪——

啪——

“这是做什么呢？一个好好的孩子，不过唱错了一句词，怎么要这样打？”老仆驻足，侧耳听着正厅中传出来的鞭响，摇摇头，叹息着走过。

正厅中跪着一个姑娘，蓬乱披散着长及后背的头发，那清脆鞭响，就是从她身上传来。

鞭子打在她身上，她晃都不晃一下。只是月白的长衫薄薄地敷在背上，耸起两根清晰的蝴蝶骨。

“余飞，你仗着现在有一批票友捧着你，就把自己当角儿了！老祖宗传下来的四功五法，你都不放在眼里了！才多大点年纪，就在台子上

玩俏头？你说，该打不该打！”

余飞目光定于虚空，本似灵魂出窍，听了这句话，斜斜抬眼，眼瞳中似漆黑海上忽地漂来一星火光，随即轰然大亮。

她问：“陈师傅，我唱得如何？”

拿鞭子抽她的教戏先生手下一滞。

艇主呵斥：“执迷不悟！你那不叫俏头，叫跑海！叫不守规矩胡唱瞎改！”

余飞不理，又问：“师叔，我唱得如何？”

正厅烛火摇曳，映照出两侧站着的一众艇中人等。男子着长衫，女子着袄裙，深蓝浅白，皆是一样款式。烛火映着沉默。

余飞此言一出，众人目光唰地掷向厅柱后站着的一个男子。那男子亦着月白长衫，厅柱投下的阴影中身姿清荣，肖似他身侧探向天顶亮瓦的一簇紫竹。

男子冷面不言。

余飞静了半晌等不到回复，低低嗤笑一声。

艇主见她这副不思悔改的模样，大怒，“杨小楼的身段，程砚秋的水袖，郝兰田的眼睛，各自独树一帜，那是人家天资不凡，又刻苦练了多少年，慢慢琢磨出来的！你算什么东西！陈师傅，再打二十鞭！”

教戏先生蓦地叹一声气，“余飞！和艇主服个软，认个错！再打二十鞭，你这两天还能上台吗？”

余飞道：“我今日被打，难道不是因为上面的领导亲点我和师叔唱《游龙戏凤》，我露了雌音？”

艇主恨声道：“你知道就好！”

“既然领导都说了要看我的戏，难道不是因为我唱得好？”

“……”艇主气急败坏，“打打打！再不狠狠地打，她迟早敢自己

搞出一个‘余派’来！今天就要让她长长眼力见儿——缮灯艇没了她上台唱戏，照样还是响当当的缮灯艇！”

教戏先生无奈一咬牙，孺子不可教，恨铁不成钢，挥鞭再起——

余飞反手一抓，稳稳拿住了那根短鞭。她运了一下气，眼珠子一明一暗，一热一冷，终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忽地在背后高抬左手，好似飞天反弹琵琶，指尖轻拽，将那短鞭鞭梢的皮套扯了下来。

“陈师傅，要打就这样打，打三十鞭。”

教戏先生怔了，所有人都怔了。

这鞭子不是简单的鞭子，是一支刑鞭。

鞭子越短越硬，越韧越细，打在身上越疼。刚才套着皮套，狠抽了二十鞭，也不见余飞薄衫破损，有血渗出——那只是对缮灯艇弟子的普通惩罚，疼归疼，不会伤筋动骨，不影响登台演出。

这皮套一抽，底下便见锃亮一段钢丝，不过火柴粗细，尖头闪着明晃晃的棱光，像野兽的獠牙。

艇主的脸色变了，“余飞，你这是跟我较劲？你知道不知道，缮灯艇自打新中国成立后，就再没让这鞭子见过血？”

旁边的几个小弟子有点急，攥紧了拳头想上前说话，被旁边年长的几位丢过来的严厉眼色，拦了回去。

厅中岑寂，烛火一跳，又一跳，窗外呼啸的风声和大浪拍舫的声音如雷入耳。

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鞭子脱了套，那意思就变了。

是用来打“五逆”之徒的鞭子。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京剧“倪派”大师倪舸开缮灯艇，制刑鞭，立规矩。犯“五逆”之徒，皆以钢丝刑鞭重责三十，无论死活残疾与否，都与缮灯艇无关。从此缮灯艇家谱之上，“倪派”一门之中，再无此人

的名姓。

解放后旧戏班改造，缮灯艇戏班也变作剧团制，旧时期那些吃人的规矩是没有了，可这刑鞭还是留传了下来。现如今，缮灯艇是少有的不吃国家饭、自负盈亏的民间剧团，在京城声名极响。由于缮灯艇仍保留有许多旧日梨园遗风，被许多京城票友私底下称作“戏班活化石”。

“五逆”之规，虽然不曾对外宣明，但进入缮灯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悬在头顶明晃晃的一把剑。

眼见一厅的气氛都变得沉闷僵化，教戏先生咳了一声，说：“余飞，你别意气用事，艇主也是为你好，打你今朝有过，为你将来成人。只有犯了大过被逐出缮灯艇的弟子才受得起这样打法，你不过唱错了一句词，这样打你岂不是坏了艇里规矩？”

他向余飞伸手，“套子给我。”

余飞一言不发，五指一收，将套子紧拢在了手心。

“唉！这孩子！”教戏先生无奈地一跺脚，转向方才那位男子，“倪老板，你来劝劝这孩子！这孩子向来谁的话都不听，就听你的！”

众人的目光又聚到那男子身上。余飞的目光颤了颤，却也晃悠悠地挪了过来。

却见他面色怫然，冷冷撂下一句话：“我只唱戏，不管这些闲事。”说罢便要转身离去。

余飞脸色蓦地苍白，道：“师叔留步，我有话要说。”她的声音原本不似一般女子那么清脆尖细，是低哑沉静稳稳当当的，这时，却有些颤抖。

对着中堂上那一幅倪舸的照片，余飞跪地叩首下去，起来时，眼圈赤红。

她说：“我有过，有‘五逆’之过。倪麟师叔虽然不是我的师父，

但在七年前师父去世后，一直是倪麟师叔教我唱戏。我本该对倪麟师叔执师徒之礼，报桃李之恩，我却大逆不道，早早对师叔动了私情……”

“余飞！”倪麟本来已经走到大厅侧门边上，闻言惊而转身，阔步走来，“你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

余飞没有闭嘴，反而越说越快：“……师叔并不知晓，都是我一厢情愿。如今酿成不幸，都是我的过错。我已经没有颜面待在缮灯艇面对师叔和师叔母。”

教戏先生一把抓住余飞，“别说了！”

梨园行规矩森严，俗话说，无祖不立，无师不传，师徒辈分，那是大过天的事。余飞这些话，不说则已，说了，还有谁能为她辩解！

余飞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扭肩挣开教戏先生，“请艇主清理家门，把我打出去吧！”

又是一道巨浪轰然打来，水花高高地溅上窗棂。所有人的脸庞在明灭烛光里，像古老的雕像。

艇主的脸色已经彻底黑了，“余飞，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

余飞的声音不大，却很清晰，这时候又稳了：“我负责。”

倪麟的手本是抬了起来的，随着她尾音落下，又缓缓地垂了下去。

“你知道你要承担什么后果吗？”

“逐出缮灯艇，三年不得粉墨登场。”

“打。”

怨机好不容易修好了电线，回禅房中推开门试 WiFi，总算都好了。打开门，一团黑乎乎的影子迎面扑来。

“哎呀我的妈……阿弥陀佛……”他一把接住那团黑影，笑嘻嘻地说，“女施主您今儿怎么了？像是喝了酒，您不是从来烟酒不沾

的吗？……”

硬撑着走了这么远，余飞喉咙里的那一口气快泄了，她顶着嗓子，细细地发音：“帮我把衣服脱了。”

“别啊！”恕机吓得跳起来，“女施主，我是正经和尚！就算师父不在，咱们也不能……那样那样的……”

余飞瞅了一眼他那故作娇羞的神色，只恨自己现在没力气踹死他那贱样儿，“是，你是菩萨，你是佛祖，救苦救难，救救我吧。”她勉力伸手，一把的血殷红刺目。

到禅房灯下，看清了余飞一张雪白的脸，咬得稀烂的嘴唇，恕机才觉出余飞是真出事儿了。扶着她俯卧到床上，又帮她脱了那件长至脚踝的黑色羽绒服，看到她的背，恕机不由得大抽一口凉气。

“余飞，你这是得罪谁了？”

“先拿清水和剪子，帮我把衣服剪了。”

恕机连忙去拿盆子接水，用干净毛巾蘸了温水，帮她把结了血痂的长衫一点点揭下来。余飞不敢叫，也没力气叫，最后连龇牙咧嘴的劲儿也没了，一摊烂泥一样地趴着。

从小到大，余飞那臭脾气，也没少挨打。缮灯艇和文殊院离得近，文殊院治跌打损伤在佛海这片儿是一绝，余飞便老往文殊院跑。恕机那会儿也特皮，上房揭瓦上树掏窝，摔断胳膊刚伤腿也是常有的事儿，两人便在药师堂里混熟了。

恕机拿了文殊院里最好的伤药，看着余飞那没有一寸好皮肤的背发愁。

“余飞妹妹，你这伤，我可没底儿，还是去医院吧。”

余飞已经下了狠心，“留疤就留疤，我信得过你，素鸡哥哥。”

恕机：“……”

恕机：“打成这样，怎么就没把你打死？”

余飞哎哎呀呀地叫起来。

外面有人敲窗子，“恕机，看毛片儿？”

恕机愤怒地大叫起来：“看个屁！上个星期电脑不是才被你们戒律堂没收了吗？隔壁的声音！”

隔壁禅房的窗子被敲响了。

恕机松了口气，回头对余飞说：“你还让不让我当和尚了？我啥也不会，被赶出文殊院，只能当街要饭！”

那药抹上背，清凉的感觉渗进皮肤，余飞才觉得从十八层地狱里爬了上来，不那么想死了。

她觉得自己真作。

“我才是被赶出缮灯艇了。”余飞叹着气说，“这伤叫断情伤。好在打鞭子的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陈师傅，手下留情，不然我连缮灯艇的门都爬不出来。”

恕机手下一抖，余飞嘶的一声。恕机惊讶地问：“你被赶出了缮灯艇？真的假的？”

“真的，再也不能回去唱戏了。”

“为什么？”

余飞忽然抿起了嘴唇，不说话了。

“因为倪麟？”

余飞笑了起来，挺灿烂的，“不说这个了，你看，我好疼，不是在做梦。素鸡哥哥，我们聊点别的好不好？我有点困，不想睡过去，怕你占我便宜。”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不嘛。”余飞撒娇，“我看你官微上在发文殊解梦，你也给我解

一个好不好？”

“说。”

余飞悠悠然望着恕机简洁的禅房，灯光下，窗边简洁的小几边上，放着一个光秃秃的小花盆，也不知道里面种着什么。花盆边是一个文殊菩萨像。

“我梦见了一头大狮子。”

“什么颜色的？”

余飞努力回忆了一下，“……嗯，青金色的，特别漂亮，特别雄壮有力。它一只爪子就把我举了起来。”

“哦？”恕机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

“怎样？我觉得很像文殊菩萨骑的那个，你说，是不是象征罪恶？是不是要让我出家忏悔？”

“非也，非也。”恕机给她背上又泥了一层草药，蹲下来望着她的眼睛。

“你会遇见一个人，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强壮有力的男人，他会成为你的恋人。”

第一章

筏

余飞蹭着水泥电线杆。

她最近脑子很乱，总有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乱窜。比如现在蹭电线杆，脑子里就会蹦出一句话：我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她愣半秒，呸一声，什么鬼东西，都是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怨机灌输给她的精神污染。

不过最近她脑子里反复循环的却是这一句词：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

她脑子里总会无意识地重复播放一些曲调，大多是她反复练习、走火入魔的结果。但离开缮灯艇后，她已经许久不唱，为何还有这样腔调？

再细细一听，却又不是京剧，而是昆曲，《桃花扇》中教曲师傅苏昆生唱的那一套《哀江南》，竟然还有笛子伴奏的声音，咿咿呀呀，十分凄凉。

余飞被自己唬了一唬，心想我这是怎么了，学了十六年京剧，难道昆曲才是我的本命？

再仔细一想，她想起来了。缮灯艇教戏，有一套独有的方法。倪派认为昆曲是百戏之祖，学京剧之前，得从昆曲学起，正所谓“京昆不分家”。因为她主攻老生，这套曲子她唱得滚瓜烂熟。

此后十几年，她再没唱过。

不承想，在她退出缮灯艇后的某一天，这调子又一缕幽魂般地飘了出来。

这一个多月，她的确过得像做梦一般：早晨惊醒，总觉得自己错过了出早功；白日里恍惚，常以为自己还在佛海之上，在戏台上和师叔倪麟对唱……旧境丢难掉，旧境丢难掉啊。

她生生割断这层回忆，又痛骂怨机一声：说什么会遇到高富帅如意郎君，现在连个屁都没有！回Y市这么多天，除了医生，她就没正经和哪个男人说话超过三句。

腰上似乎又痒了起来，她又蹭了蹭电线杆，蹭了蹭，又想起此前在北京看的一出《怜香伴》，其中表现两个女主角崔笺云与曹语花之间的情欲，便是蹭台柱子。那蹭柱子的身段是好看的，余飞细细回忆着，琢磨了下，不由得自己也模仿着，款摆腰肢，蹭蹭蹭。

“大街上发什么骚呢？”

余飞回神，面前站着个大高个光膀子的社会青年，额顶揪个飞机头，戴一副墨镜，很潮的样子。目光跨过他的肩膀，车站边上一对年轻情侣正盯着她，隐约有点面熟。

余飞是个很自我的人，戏台上被人盯惯了，不怎么在意别人的眼光，也了一眼那社会青年，“我当街发骚怎么了？挡着你发财了？”

社会青年拈出一卷儿钱，在她面前秀了一下，插进了她旗袍侧面的盘扣里。余飞的胸不大不小，布面旗袍虽朴素，却剪裁合宜，尽显身段。那扎扎实实一卷百元大钞就卡在她胸上，将将好，掉不下去。

余飞捂住胸口，飞起一双凤眼，甩刀子样地瞪着他，“谢涤康，你要死啊！”

谢涤康闲闲地双手插兜，耸耸肩，“没挡着我发财，挡着她们了。”

余飞顺着谢涤康的目光扭头一看，那边马路牙子上站着几个穿着暴露、身材火辣的女人。

余飞说：“哦。”东倒西歪的身子从电线杆上爬了起来，一耸肩，站得笔直，正气凛然。

谢涤康：“……”

余飞问：“你怎么把钱全还我了？买不到？还是我给少了？你直说。”

谢涤康说：“血燕我给你送家里去了，保证是南洋的正品，而且是上品，你回去自己看。珊姨一直对我们很好，算是我们哥几个的一点儿心意。”

余飞鼻子一酸，知道如果是上品，自己这点钱无论如何不够买。她硬气地收了泪意，说：“那你得少收多少保护费啊！”

“老子不是收保护费的！”

余飞说：“你莫急啊，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你一定要长命百岁，我将来赚钱还你。”

谢涤康不以为意地嘿笑了一声，“我那个叫阿光的哥们——就是当老板做外贸生意的那个，觉得你屁股长得很好看，你去陪他睡一夜，就当是还了。”

余飞哦了一声，说：“你告诉阿光，他老豆死了，我不要钱去灵堂帮他唱一个晚上。”

谢涤康哈哈大笑，“他老豆生前最讨厌听戏，阿光他妈就每年烧两个假戏子给他，说怕他寂寞，他老豆估计每年都被气得从棺材里跳出来。”